

■ 齐鲁名士

田横拔剑自刎而死，汉高祖刘邦赞叹田横三兄弟的贤能，“以王者礼”安葬田横。田横的两个门客自刎，为其殉葬。

在海岛的五百门客听说田横义死，也都纷纷自杀，追随田横而去……

千古忠勇说田横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李峰

“田儵，狄人也……”二千多年前，史学家司马迁为田横三兄弟作了传记。田横及五百士的悲壮故事千古流传。

田横，生于狄(今高青县)，举事于临淄，兵败于嬴下(今莱芜市)，就义于尸乡(今河南偃师城西)。在高青，在临淄，在即墨，在河南偃师，都留有有关田横的遗存古迹。千百年来，田横也一直被视作忠勇的化身。

起兵于狄 收复齐地

在高青县高城镇以西一公里处，有三座南北排列的古冢。墓地虽不大，却大有来历。当地人说是田横三兄弟墓。时令已是寒冬，墓上的衰草败叶在瑟瑟寒风中，诉说着两千年前的家国仇。虽说时代更迭，物是人非，但关于田横的故事，当地人都能说出几句。

高城镇西关村73岁的农民文学家曹玉岐，可称得上是田横的“铁粉”了，他有一时间就骑着电动车四处搜集田横的资料。“高城是老高苑县城所在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狄城。2008年，在高城以西的花沟镇陈庄村挖掘出轰动全国的陈庄西周古城遗址。2014年，在高城镇西北处又探测到古狄城城墙遗址。”曹玉岐说，狄城的故事有许多，田横的故事是其中最精彩的一个。

公元前250年(齐王建十五年)，田横出生于狄邑(今高青县高城镇)齐王田建疏亲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喜文好武，17岁便开始结交当地豪侠义士，25岁时已是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了。

在历史上，这个田氏家族以田儵、田荣、田横最负盛名。田荣、田横为亲兄弟，田儵为其二人叔兄。田横还有一个小弟弟叫田衍，而田解、田光、田巴、田既、田吸皆为叔兄弟，都是秦末狄人。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田家败落，但仍为豪门旺族，受到原齐国名门大士的拥戴。

秦末，贼寇繁重，苛政如虎，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建立了新的政权，号“楚”。之

后，包括原六国贵族在内的各地豪强纷纷反秦。

刘邦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项羽随项梁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田横随田儵起兵于狄。陈胜兵力强大之后即命周市攻打魏国，以至兵进狄城。狄城县令急忙调兵守城，抵御楚军。

此时，久居狄城的田横早有反秦之意。他趁机联合堂兄田儵、胞兄田荣共同反秦。田儵捆绑了自己的一个家奴，以处死家奴需要向县令报告为名，逼近狄城县令并将其杀死。随之把豪吏子弟召集起来说：“各路诸侯都在起兵反秦，齐国原是东方强国被秦灭国亡了。我是齐王田氏的后代，应该立为齐王，和大家一起建立大业。”于是自立为齐王，应者如云。田儵领兵打败周市，挥师东进，收复失地，定都临淄。

楚汉相争 田横自立

公元前208年1月，秦国大将章邯攻打临济(今河南兰考一带)，包围了魏王咎。魏王急派人向田儵求救。田儵率兵赴魏，协同抗击秦兵。章邯利用夜间天黑，带兵突袭齐魏联军，并在临济城下杀死了田儵。田荣收集余部败走东阿。

齐人听说田儵战死，拥立田儵为齐王，田荣为相，田间为将。

田荣败走，章邯追至东阿。项梁听说田荣被围，派兵攻打章邯，章邯西逃。田荣听说田儵被拥为齐王，气愤异常，回兵赶走了田儵，立田儵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己为相，田横为将。

项梁追击章邯，而章邯兵马益盛。后来，项羽打败了章邯率领的秦军，进军咸阳，分封诸侯。公元前206年，项羽把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立田都为齐王，立田安为齐北王。田荣和田横不满项羽的封侯，发兵赶走田都，杀死田市、田安，田荣自立为齐王，全部占有了三齐之地。

项羽听说田荣兼并三齐，自立为王，十分恼怒，遂发兵攻齐。公元前205年，齐、楚在城阳交战，田荣大败，逃至平原(今德州一带)，被杀。项羽将齐地城廓烧毁，夷为平地，路人杀绝。田横收募齐国散兵几万人，在城阳攻打项羽。这时，刘邦率领各路诸侯击败楚军，进入彭城(今徐州)。项羽不得不放弃齐地退回彭城。

楚汉相争，使田横有了喘息的机会。公元前205年4月，田横再次收复齐国大小城邑，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为丞相，独揽国政，所有政事，事无巨细，皆由田横决定。

公元前203年，汉王刘邦派酈食其到齐国游说田横，要他们归顺汉朝。田横相信了酈食其的话，使驻扎在历下(今济南历城)的齐军放松了警惕，终日纵酒欢歌，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汉将韩信在平定了赵国、燕国之后，用蒯通的计谋，越过平原，突然出击，打败了齐国在历下驻扎的守军，并乘胜攻下齐都临淄城。田横认为是酈食其出卖了自己，遂将其烹杀。

齐兵大败后，齐王田广往东逃到高密(今高密市)，田横逃到博阳(今泰安市)，将领田吸逃至干乘(今高青县)。项羽派龙且率军追击，与田广会合于高密。汉将韩信与曹参在高密大破齐楚联军，俘虏并杀死了齐王田广。

田横听到齐王田广被杀，便自立为齐王，率兵还击汉将灌婴。在嬴下(今莱芜市)，田横的军队被灌婴打得大败。田横投奔梁地，归顺彭越。

拔剑自刎 义士追随

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打败项羽，自立为皇帝，封彭越为梁王。田横担心彭越有变，便率领部下五百余人遁入海岛(今属即墨)。

汉高祖刘邦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田横兄弟原是齐人，齐地名人贤士多归附于他们，如今要让他流落在海岛而不加以安抚的话，以后必招大乱。于是派使者前去招抚，赦免田横无罪，并召他入朝。

田横对使者辞谢说：“我曾经烹杀了陛下的使者酈食其，现在我又听说酈食其的弟弟酈商是很有才能的汉朝将领，我怕诛杀不敢奉诏。请求赦为一个平民，留守海岛，终老一生。”

使者回来报告，汉高祖立下诏卫尉酈商说：“齐王田横将要到京，谁要敢动他和他的随从，立刻满门抄斩!”使者把刘邦对酈商说的话告诉了田横，又传汉高祖旨意：“田横来，大者乃王，小者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意思是说，田横若是来京，大可以封王，小可以封侯。若是不来，

将派军队加以诛灭。

考虑到齐国就是在汉高祖的恩威并用下灭亡的，为避免和刘邦正面冲突，田横和他的两个门客一起乘坐驿站的马车，前往洛阳。

这一天，田横等人来到离洛阳15公里的一个叫尸乡的驿站(今河南偃师城西)。田横对汉使说：“作为臣子，拜见天子应该沐浴。”于是就住下来。田横对他的门客说：“我田横起初和汉王都是南称孤的王，现在汉王为天子，我为亡虏之臣，这已经够耻辱的了。更何况我烹杀了酈商的哥哥酈食其，与酈商一起共事，恐后有不测。汉王想见我，不过是想见一下我的模样罢了。今陛下就在洛阳，现斩下我的头颅给陛下看，面容也不致于腐变，还可以看出原来模样。”说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而死。

两个门客手捧田横的头，跟随使者飞入朝。汉高祖刘邦见状，诧异道：“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三人更王，岂不贤哉!”刘邦赞叹田横三兄弟的贤能，忍不住为他流下了眼泪。然后，拜田横的两个门客为都尉，并且派两千名士卒，“以王者礼”安葬了田横。

安葬了田横之后，两个门客在田横墓旁挖了个坑穴，然后自刎，倒在挖好的坑穴中，为田横殉葬。刘邦听说此事后，大为震惊，认为田横的部属都是贤良之士。他又听说田横手下还有五百人在海岛，又派使者前去招抚。五百门客听说田横义死，也都纷纷自杀，追随田横而去。后人，将此岛称为田横岛，并立田横五百义士祠和墓。

田氏散落 古冢沧桑

采访中，曹玉岐告诉记者，田氏兄弟起兵更王，前后约五六年时间，然而，所进行的历史活动，特别是田横壮烈义死对古今中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熟知田横历史的人无不佩服他视死如归的豪侠气概。太史公司马迁不无感慨地写下：“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言，莫能图，何哉?”唐韩愈作《祭田横墓文》大加赞赏田横的气节。

田横死后，后人崇敬其高风亮节，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怀念他的墓冢，建筑。不仅在高青县高城镇西约两里处，有南北排列的田横三兄弟墓。

■ 旧闻拾遗

卢沟桥的炮火，打乱了老舍在青岛宁静的生活。遂通过胶济铁路，举家迁至济南，在风雨中艰难安家。不料仅过了三个月，又不得不继续流亡，与妻儿一别就是六年。期间老母在故乡北平去世。

老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于建勇

“此地大风，海水激荡，马路成河。”这是老舍笔下1937年8月4日的青岛。((《南来以前》，载1938年2月15日《创世》第2卷第7期))

这段写景状物的文字，像极了当时的动荡局势。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攻陷北平，沿津浦线疯狂南扑。上海日军也虎视眈眈，磨刀霍霍。

当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他1934年来到青岛。来到青岛，便爱上了青岛。在小说《丁》，他借人物之口坦言：“我，黄鹤一去不复返，来到青岛，住在青岛，死于青岛，三岛主义，不想回去!”

老舍的话为此提供了佐证：“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笔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孩子们预备下教育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们不至于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本的书籍与杂志。”((《“四大皆空”》))

令老舍意想不到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儿女们的教育储金全数清零，因为妻子“不屑于把它换成伪币”，自己的寿险，“因为公司是美国人开的，在美日宣战后停业，只退还九百元法币”。这是后话。

在山大教书两年后，老舍辞职专事写作。《骆驼祥子》就是这年夏天完成的，发表于同年9月至翌年10月上海《宇宙风》期刊。这是他“当职业写家的第一炮”。如他所愿，一炮打响。

南下遇阻转西行
别时妻女泪潸然

卢沟桥的炮火，打乱了老舍宁静的生活。当时他正赶写长篇小说《病夫》，定于9月中旬在《宇宙风》刊登。街巷中喊骂号外声不绝，他因此常受干扰。到7月15日，“号外已不可再见”，老舍猜测，“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铁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南来之前》，下同))

这给老舍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当时年近八十的老母尚在故乡北平，久无音讯；妻子胡淑青又将临盆，需要照料，老舍“压力山大”。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不敢深信，必囑早日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规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

的确，每至战事，具有重要地位的铁路，必成双方争夺的焦点。若守不住，必然破坏了之。所以老舍非常关注战局。自7月15日至25日，“每深夜至友家听讲，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广播不成寐。”

此后，随着战况进展，老舍情绪起伏。“（七月）二十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二十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二十九日消息恶劣，号外又停。”

对老舍来说，可谓内忧外患，喜忧参半。妻子临产，偏逢兵荒马乱时代。“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

这是老舍的第三个孩子：舒雨(老舍原名舒庆春)。别看老舍很有学问，给孩子起名却很随

意。大女儿生在济南，名“济”，可“济”字繁体很难写，17画，夫妻俩都很后悔：“唉，怎么给小儿儿起这么个麻烦名字?让她上小学怎么上啊?”第二个是儿子，就极端一下子，“乙”，就一笔。第四个是女儿，立春时节生的，起名“立”。

第二天，老舍携舒济、舒乙到医院探视妻子和新生儿，路过旅行社，看到“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想必大多是准备逃离的。

待妻于8月11日出院后，老舍也计划只身南下(他与上海《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已有约)，妻子则待孩子满月后再定去向。孩子还小，不应该这么早就承受颠沛流离的命运。

12日，老舍准备启程，已托友买船票，忽得陶亢德复电：“沪紧急来”。当时日军已大兵压境，上海黑云压城。

老舍决定转赴济南。他曾于1930—1934年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这次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在此任教。故先乘火车到济南，待找到房子后，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

据老舍在《“四大皆空”》中追忆：“七七事变以后，我由青岛迁往济南齐鲁大学。书籍，我舍不得扔，故把四大杂志卖掉，以减轻累赘。四大筐啊，卖了四十个铜板!书籍、火炉、小孩子的卧车和我的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

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船恰遇顶头风。“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

更让老舍焦灼的是，“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处是，真如恶梦。”

直到8月28日，老舍妻女才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

在《“四大皆空”》中，老舍说：“幸而铁路中有我的朋友，算是把主要的家具与书籍全由青岛运了出来。”

此后，老舍“看访故人”，尽管“颇有谈笑，但欠自然”。“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盒送礼者。”((《南来以前》，下同))

本该团圆祥和的中秋节，就这样被侵略者生生击碎。

“二十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德州毁，学校停课。”“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抄茶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打好飞机。”自然是打日本的飞机。可见，小儿心中，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原来，1937年8月14日，日本海军在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对面胡同内遭袭，其中1人死亡。之后有新闻媒介披露：从捡到的弹壳看，证明是日本制造，事件是日本浪人所为。此举旨在嫁祸中国，借此入侵青岛。当时停在海上上的日本军舰准备武装登陆，陆上的日本特务机关亦蠢蠢欲动。入侵者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老舍“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

当时许多准备南下上海的人，因为淞沪会战



1942年9月，老舍(前排立者左六)随冯玉祥(前排立者左五)赴成都，与成都文协成员合影。

的爆发，不得不取道胶济西行，拥挤也在情理之中。

而这对于一个刚刚出院的产妇来说，拖家带口(带三个孩子)，长途旅行(那时全程运行时间在10个小时左右)，的确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无怪乎胡淑青后来诗中曾言：“齐鲁年年听鼙鼓。”

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船恰遇顶头风。“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

更让老舍焦灼的是，“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处是，真如恶梦。”

直到8月28日，老舍妻女才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

在《“四大皆空”》中，老舍说：“幸而铁路中有我的朋友，算是把主要的家具与书籍全由青岛运了出来。”

此后，老舍“看访故人”，尽管“颇有谈笑，但欠自然”。“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盒送礼者。”((《南来以前》，下同))

本该团圆祥和的中秋节，就这样被侵略者生生击碎。

“二十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德州毁，学校停课。”“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抄茶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打好飞机。”自然是打日本的飞机。可见，小儿心中，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津浦铁路炮声催
只身提箱赴国难

10月下旬，各线失利。11月，形势更加恶劣，日军已攻到黄河以北。直到11月中旬，老舍还在济南。走与不走，他左右为难。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

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上海就更别提了。“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八方风雨》，下同))

曾经热闹的校园一片死寂。“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

老舍忧心忡忡：“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就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出。”

然而，谈何容易!几次老舍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实不忍独自逃走。

真正让他鼓起勇气的，是发生在津浦铁路上的三声巨响。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燃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路。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老舍终于提起小箱，拿了五十元钱，以极快的速度走出家门。临走前，他特意“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说“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

当时他的想法是：“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老舍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自己到车站去(这座车站就是津浦铁路济南站)，假若能



田横画像

在即墨市有田横岛，蓬莱市有田横山，田横寨，河南偃师县城以西有田横墓，江苏连云港市有田横墓和田横庙……

曹玉岐说，田横毫无疑问是高青人，但在学术上，却仅有“田儵，狄人也”一句，再无其他。这不禁让人联想，难道田横仅仅在高青出生?田横与高青县城驻地田镇有无联系?高城镇西关村荒野里的“大王墓”是否是传说中的田横衣冠冢呢?

在高青县城驻地田镇街道建设街村民田永禄的家里，记者见到了他们田家的家谱，但家谱先人最早仅上溯到明朝万历年间。“田镇虽然带个‘田’字，但姓田的却没几户，民主街上这几户田姓有的说是从河北枣强迁来的，还有种说法是田横的后裔。”

田永禄说，田姓虽然人少，却人才辈出，从他记事时起就听人说，田家在天津卫、济南府都开有银号、工厂。民国时期，田家出了位将军级人物，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两岸三通后，他到过田镇几次，捐款修路，做了不少善事。

“在高青的历史上，田姓是名门大姓，但田横三兄弟在与刘邦的汉军抗争中相继失败。作为残兵败将，田姓族人免不了被追杀，逃奔的命运。而高青所在之地，历史上战乱不断，也曾洪水泛滥，并有过荒无人烟的历史阶段。田氏大姓注定也会外逃，当然再度迁回也未可知。”曹玉岐说。

田永禄说，虽然田镇田姓不多，但有关田横的故事却有不少。与田镇(西街)紧邻的马家、邹徐等村一直以来就是高青的大林场。传说，青年时期的田横兄弟与各路豪杰在大林场中演习兵马。在高青县城以西有演马村，相传是田横演习兵马的地方，而远近闻名的桓台马路湖则是传说中田横举事前带领将士演习兵马之地，兵马众多，马路成湖。

高青田镇街道、田姓人并不多，在田镇周边，滨州市青田街道有田楼村，桓台县有田庄镇。他们是否是田横后裔值得研究。

走，好托朋友照应着家中。

老舍所说的朋友，前些年被济南文史专家李耀曦寻访而出，乃“中华储蓄会”济南分会会计金跃先，及手下有两名练习生，其中之一即为当时19岁的黑太吉。黑太吉老人对李耀曦说：“老舍先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会儿才去的火车站。当时是我和金先生还有一个叫孙锡光的练习生我们三个人一起送老舍去的火车站。那时已经是半夜了，我用自行车给老舍驮着行李箱，到了火车站后，车站和站台上十分拥挤，车厢门前你争我抢，根本挤不上去。是我们三人从车厢外托着老舍，把他从车窗里塞进去的!”

当时老舍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他有一票，却上不去车。老舍本想回去，友人主张再等一等。快11点的时候，友人敲开一个车窗，给车上的茶役递过去两块钱，这才上拉下推，把老舍塞入车中。

一瓢一笠走他乡
国破家亡带怨长

上车后，没地方坐，老舍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奋力“扩充自己的地盘”，最后终于由蹲而坐，“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就这样在人丛和行李中牢牢地“镶嵌在那里”。

这天晚上，直到“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

按照11月十八日的行程，火车如老牛拉破车般，足足走了约五个半小时，平均时速不到五公里，还不如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快呢!

在车上，老舍惊奇地发现：车内有不少军火，心里说：“一有警报，车就闹!只要一个子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当然，他最牵挂的还是留在济南的家眷。“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老舍走后一个月(时在汉口)，济南沦陷(12月27日)。看到家信后更是万般牵挂，遂作诗一首：

弱女痴儿不解哀，幸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流泪，衣若停流定是灰。
巴见乡关冷战火，更堪江海逐时雷；
徘徊未忍遗珍重，萎靡声低切切催。

对于这段离乡背井的经历，老舍在1938年3月15日给陶亢德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追忆：
“当学校初一停课，学生来告别的时候，我的泪几乎终日在眼圈里转。‘先生!我们去流亡!’出自那些年轻的朋友之口，多么痛心呢!有家，归去不得，学校，难以存身。家在北，而身向南，前途茫茫，确切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啊，不久便轮到了我，我也必得走出来呀!妻小没法出来，我得向她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她们交给命运。”((载1938年5月《宇宙风》第67期))

在大后方，武汉失守，后重庆，再成都，老舍以笔为枪，承担起抗日宣传的重任，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组组长。喜欢舞文弄墨的冯玉祥，专为老舍题写了一首“丘八诗”：

老舍先生到武汉，只身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而滞留在敌占区的老舍妻子胡淑青，先济南，后北平，直到1943年，才拖儿带女，跋涉千里，历时50余年，穿过重重封锁，于11月17日到达重庆，与老舍团聚。这时，两人已分别整整六年。

而1942年，老舍母亲已在北平去世。老舍流亡在外，辗转各地，音信不通，直到一年后方知，悲痛至极!